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20世纪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Xiangzhengzhuyi Yu
Zhongguoxiandaiwenxue

象 征主义 与 中国 现代文学

■ 吴晓东 / 著

丛书从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视角总结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并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
提供启示。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Ershishiji Zhongguowenxue
Yanjiu Congshu

吴晓东 / 著

丛书从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视角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启示。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吴晓东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6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严家炎主编)

ISBN 7-5336-2374-6

I. 象... II. 吴... III. 象征主义-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379 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丁明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c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50 000

版 次:2000年9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 数:2 001-3 000

定 价:21.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总 序

严家炎

这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虽然起了现在的名字，却并不想一般地研究近百年中国文学，它的重点和特色是，透过创作和理论，考察本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与文化思潮。

从文学史角度看，对本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思潮有两大类：一类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另一类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衍生的。这两类思潮，情况很不相同：前者显，后者隐；前者带着强烈的近代色彩，后者则具有静谧的东方特点；前者由人们大声疾呼，自觉地倡导和传播，后者则“草色遥看近却无”，仅仅以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惯性的力量，潜在地对作家创作产生着作用。这两类思潮在具体作家身上的影响与表现形态虽然千差万别，但从宏观而言，它们相互撞击，相互较量，相互错综，相互渗透，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与奇异景观。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把目光集中到欧美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上，想从这方面探索西方所以强

盛、中国所以贫弱的原因。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林纾、伍光建等，都是当时的代表。由他们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尼采的超人说，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种种学说都蜂拥而入。在文学上，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到存在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在本世纪最初 20 年内，几乎同时都传入了中国。这些思潮在西方的出现，曾经历了 300 年左右的时间，它们是历时的，而到了中国，却在同一个早晨陈列出来，成为共时的。这就引发了种种问题。一是囫圇吞枣，消化不良，未必能准确理解原意，甚至望文生义，如鲁迅带点夸张的批评：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①

二是实践上引起变形与扭曲，而在这些变形、扭曲背后，又存在着诸多复杂的潜在的因素。当然，许多思潮几乎同时介绍进来，也并非没有好处，这就是便于选择和比较，取自己之所需而形成不同的组合，有助于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学流派，造成异彩纷呈的局面。然而，到 3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传播，加上左倾思潮的盛行，一个时期重又走到

^① 鲁迅：《三闲集·扁》，《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8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单向发展的大一统局面。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又再次实现多元开放,接上了中断几十年的那种格局。这种“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表明:西方的种子到东方土地上,远不是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外来思潮在中国的命运,既取决于该思潮自身的生命力,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具体的条件与文学本身的需要。有的思潮即使借助于某些条件一时得势,也未必能长期站稳脚跟。从研究者来说,这就需要对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逐一作出周密一点的考察。本丛书中的多数书稿,如吴晓东先生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徐行言、程金城先生的《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肖同庆先生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刘为民先生的《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陈顺馨女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李今女士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等,都力图这样做。

至于中国古代文化所形成的人生哲学、文学思潮、审美积淀,看来似乎不起眼,但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柔韧而又强劲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本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强调客观写实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何以仍保持了鲜明的主体抒情格调,比兴象征传统,以及儒、释、道哲学的渗透。传统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造就了怎样的审美资源,较长时期内曾被人忽视。新时期以来则重新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并已有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方锡德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只是迄今为止这类成果似不甚多。在我们这套丛书中,谭桂林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等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为学者们今后继续攀登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大多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许多史料和论点还是首次运用,首次提出。作者们不尚空谈,甘坐冷板凳去查阅大量旧报刊,扎扎实实地占有原始材料,然后一点一滴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虽然未必一定做

到了先贤们指示的“竭泽而鱼”的原则,每种著作的学术质量也未必整齐,但在当前浮躁之风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这种治学态度毕竟相当难能可贵。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真能对学界有所助益,那么,借此提倡一种刻苦、严谨、务实、求真的学风,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1998年12月12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目 录

mu lu

总 序	严家炎(1)
绪 论	(1)
第一章 象征主义及其诗学体系	(8)
第一节 “象征”概念的源起及衍化	(9)
第二节 象征主义文学运动	(19)
第三节 象征主义诗学体系问题	(31)
第四节 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学	(47)
第二章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	(60)
第一节 第一阶段:1919~1927	(61)
第二节 第二阶段:1928~1937	(73)
第三节 第三阶段:1938~1949	(87)

第三章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下) ·····	(100)
第一节 象征主义与哲学艺术思潮·····	(101)
第二节 象征主义与诸种文学流派的互渗·····	(115)
第三节 象征主义与现代批评实践·····	(126)
第四章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范畴 ·····	(144)
第一节 “契合”论·····	(145)
第二节 “纯诗”·····	(159)
第三节 “诗化小说”·····	(171)
第四节 “现实·象征·玄学”·····	(192)
第五章 中国现代作家对象征诗艺的探索 ·····	(206)
第一节 象征与小说文本深层意蕴·····	(206)
第二节 象征诗艺与现代诗歌·····	(222)
第三节 戏剧中的象征表现·····	(242)
第四节 散文诗的幻象世界·····	(258)
第六章 象征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深层艺术表现 ·····	(271)
第一节 意象性与现代诗艺·····	(271)
第二节 梦·····	(288)
第三节 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的深化·····	(301)
结 语 ·····	(316)
主要参考文献 ·····	(319)
后 记 ·····	(324)

绪 论

从中国现代文学 30 年的历史实践出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一条连绵不断的象征主义创作的线索。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一开始就奠定了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合象征诗艺的创作道路,《呐喊》、《彷徨》以及后来的《故事新编》中的一些小说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条路径。王统照、废名、萧乾、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以及汪曾祺等小说家都以各自的实践丰富了小说中的象征诗艺。鲁迅的《野草》开辟了象征散文诗的另一条线索,30 年代何其芳的《画梦录》、40 年代唐弢的《落帆集》,在延续《野草》的传统的基础上又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在诗歌领域,20 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诗派,30 年代以戴望舒为领袖的现代派以及 40 年代以穆旦为标志的“中国新诗”派的诗歌创作,更是使象征主义成为一种占据了令人瞩目地位的艺术潮流。在话剧领域,洪深、田汉、陶晶孙、陈楚淮等人对象征艺术的实验,直接导致了话剧艺术的集大成者——曹禺一些剧作的诞生。对现代文学的粗略勾勒中可以看出,象征主义思潮作为一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造山运动”在空间上几乎波及了各种体裁领域的重要作家,在时间上则绵亘了 30 年的现代文学史。从总体上考察这股思潮的引入及衍化过程,探讨其艺术得失已经日渐构成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切实可行的课题。

随着“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选题的确立,如何选择一种与研究对象相吻合的总体研究思路和方法预设便成为能否使论题走向深入的关键环节。这一点是令研究者颇费斟酌的。从题目上看,这一选题大体上从属于文学接受和影响研究的领域,同时这也是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相对取得长足进步的领域。一系列西方文学思潮与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受到研究者的瞩目,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联系也随着研究者的大量努力越来越显露出比较清晰的轮廓。中国现代文学汇入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进程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时代特征,这一特征奠定了影响研究的科学属性。影响研究建立了西方文学的参照背景,对于在西方文学思潮的直接冲击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影响研究的优势是自不待言的。但任何一种理论视角所能把握到的内容都是有限度的。正视这种局限是使日渐模式化的影响研究拓展视域的前提。从基本的理论框架上看,影响研究在强化了东西方“挑战——回应”这一空间维度的同时,相对忽略了中国文学传统向现代生成这一时间维度。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已经自觉意识到古典文学背景在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强大的制约力。对影响研究的理论预设的调整,也正是基于现代文学与传统之间无法摆脱的内在传承性。

尽可能地发挥影响研究模式的既有优势,同时又试图引入古典文学向现代的创造性生成这一参照角度,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初衷。这并非是不满足于既有的影响研究的思路而刻意拟想的先验理论框架,而是基于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的基本把握。在一定意义上,研究对象在其自身机制中包孕着不以研究者主观干涉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性和自足性。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维系之中也蕴含着这一固有的学术属性。

首先,象征主义是发生、发展于西方的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来说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的特征决定了象征主义为中

国作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并以一种异域的旋风冲击着现代文坛,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现代作家的艺术思维、审美方式和文学价值论取向。现代文学对象征主义持久而深入的兴趣与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深层变革是分不开的。现代文学 30 年的象征主义实践也正是回应这一西方文学潮流的结果。这一基本的影响关系的存在要求研究者首先必须梳理清楚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渗透的历史脉络,以及现代作家在汲取异域的营养过程中自身文学观念的变革。影响研究的既有范型为这种考察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理论空间。

其次,任何一种异质的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都不可能单纯地依循影响——接受这一线性方式。传统文化背景,既有的文学标准以及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都决定了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必然是在选择中又有拒绝,在认同中又有改造的复杂路径。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面临的同样是这种无法避免的变异的过程,而且,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个特殊性还在于,现代作家有意识地从中国古典诗学中去发掘与象征主义精髓相暗合的部分,从而建立起观照象征主义的传统文学视野。这一古典文学背景的重新发现是意味深长的。它不仅使现代作家惊喜地发现象征主义与传统诗学的亲和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接受西方象征主义的障碍;更重要的历史意义还在于,象征主义的引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观照文学传统的契机,由此东西方的文学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交流。西方影响的民族化与中国自身文学传统的现代化这一现代文学所面临的双重时代使命终于获得了融合的可能性。这种融合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单纯割裂和拒斥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学道路的反拨和纠正,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由此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前景。其中的启示意义是指向未来的。

因此,建立一种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双重参照背景是本文

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个主导的命意。但是,这种意图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关键还在于对现代作家象征主义创作实践的具体考察。这种考察的目的决不是单纯为了印证西方象征主义的原初形态在中国也存在着翻版,这种简单的指证往往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窘境,具体的论证过程也不过是为了证明究竟哪些中国作家以及哪些现代作品是象征主义的。这种现象层面的影响实证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只是立论的一个出发点。而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尚在于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相互融合的具体途径,在于辨认象征主义到底为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艺术表现的深层方式以及在于分析现代作家如何在吸收与内化西方滋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异质的因素转化成自己民族的美学风格。象征主义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实绩正在于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之中。对这种创造性艺术生成的考察是影响的实证描述所无法替代的。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更关注于那些创造性地吸收了象征主义诗学观和艺术表现方式并在具体的创作中致力于更高的艺术综合的作家。他们并不追求与本原象征主义的“形似”,而是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去融化象征诗艺并进而生成自身艺术创造中浑然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思索的核心艺术问题不在模仿,而在创造。象征主义诗学在他们这里重新还原为一种艺术把握世界的审美和认知的深层方式,因而他们的成就代表着象征主义在中国文学中更深刻的转型,并且力图把这种转型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相互融合。他们的创作实绩充分显示了把象征主义的外来传统纳入民族化进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任何一种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渗透几乎都走过了复杂的路径。影响是综合的。象征主义作为产生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初进一步向后期象征主义衍化的文学思潮,既有突出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心理因素,又具有文学艺术规律自身嬗替的内部动因。作为一种世纪末文学思潮,象征主义是与颓

废主义精神特征纠结在一起的,同时在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恶魔主义倾向中又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进入 20 世纪初叶,则进一步衍化为 T.S. 艾略特的“荒原”体验中所蕴含的文化反思。这些特征都标志着象征主义自身所包容着的人文思潮的属性。另一方面,象征主义在其文学内部机制中同时又生成一种具有普泛性的诗学体系。它的超验本体论以及注重通感、暗示,注重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技巧论都标志着象征主义作为一个具有自足性和完备性的理论系统对于文学创作在艺术思维层面的指导意义。当世界文学的总体进程超越了象征主义产生时代的世纪末文化背景,正是它的诗学内容以其更深远历史穿透力启示着后来者对于文学艺术本体的深入探究。以 T.S. 艾略特、里尔克等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以及继象征主义而纷纷崛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诸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派……都从象征主义诗学这里汲取了丰富的滋养。

在总体文化的大背景下侧重于从诗学层面剖析现代作家的象征诗艺,是本文介入研究对象的具体操作角度。从艺术本质上说,象征主义反映了人类借助于具体可感的现象世界探究无限而超越的本质世界的思维能力。“象征”符号作为一种“客观对应物”,一端维系着感觉与经验领域,另一端则指向观念与超验的世界,它是人类主观认知客观的基本思维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艺术模式。在“象征表现”的普遍运用中,体现了艺术家不满足于现象界的把握而试图向思维与存在的渊底进一步深入的创作渴望。所谓“广义上的象征主义”,指的正是诗学意义上的象征表现在人类艺术思维领域所体现出的普适性。中国现代作家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从综合角度上说带有一种整体性,包括了象征主义作为世纪末文学思潮所特有的颓废主义、神秘倾向以及批判意识。但从艺术思维层面着眼,象征主义的诗学内涵则上升到接受与影响的前景中来。它带给中国作家的是深层表现的艺术方式。同时

也正是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引入,照亮和选择了中国古典诗学与之暗合的部分。中国现代作家由此得以在双重诗学背景中开始他们向艺术深层表现的努力探求。在创作上,他们致力于西方的象征诗艺与传统诗学中意象、意境说以及含蓄、暗示美学原则的结合;在理论上,他们则企图建立一套中国现代的诗学范畴。这些范畴既是对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创造性领悟,又同时融合了传统诗学成分,标志着现代文学象征理论所达到的历史高度。本文第五章所尝试描述的诸种诗学范畴正代表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理论的收获。但严格说来,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尚缺乏西方原初理论的系统性,很大程度上仍旧流于印象式与片面性,缺少真正诗学意义上的理论升华。这些诗学范畴的真正价值还在于现代作家已经超越了社会历史思潮的单一视角而力求从微观诗学层面透视象征主义的艺术精髓。它既是对现代作家文学创作中深层艺术的总结,同时又反馈于创作领域,昭示了现代作家向艺术深层本质拓进的艰苦的努力。

这里自然无法回避对现代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成就的基本估计。从总体上说,现代文学的艺术水准是不容研究者乐观的。这多少妨碍了人们从诗学的维度进入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正因如此,象征诗艺的探索就愈发成为现代作家对作品更为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弥足珍视的追寻。象征主义的引入,对于从总体上弥补现代文学艺术水准的缺失起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在本文写作中,更令笔者执迷的正是现代作家对文学艺术本体艰难的探寻过程。尽管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或许制约了这种探寻可能达到的深度,但这种探索的意向本身却提供了历史性的文学经验,值得后人记取。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体性,时代总体艺术水准的缺失并不意味着绝对妨碍某些文学先知凭借个体生命体验和审美的直觉创造出具有超时代性的文本。文学史研究尤其不能忽略这种更具个体创造性的作家与作品。

因此,本文的写作并不刻意于描述象征主义在现代文学中影响和覆盖的广度,而把精力相对地更集中于那些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文本。这意味着对进入视域的研究对象需要采取相对严格的选择标准,即诗学与艺术的标准。毋庸讳言,尽管这种标准本身是客观的,但由于研究者把握力的局限以及个人的审美取向无法彻底规避的介入,仍会使研究或多或少地带有主观性。基于这种研究者自身局限性的认识,本文并不奢求问题圆满而客观的解决,而更倾向于提出一些可望能够引起更深入探讨的课题。例如中西方诗学传统在现代文学的实践中是如何具体融合的,怎样从更高的层次综合估价现代诗学范畴的得失,以及从诗学角度探索现代文学的可能性诸种问题,或许都不失为可以进一步展开的思路。

第一章 象征主义及其诗学体系

1886年9月18日,当诗人让·莫雷亚斯(Jean Moréas, 1858~1910)在《费加罗报》的增刊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时,他可能没有料到由他首创的“象征主义”(Symbolisme)这一概念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从法国走向世界进而影响到他所生存的“世纪末”以及一个新世纪的文学历史进程。诚然如后来比较冷静的评论所说:

其实,在文献上讲,这篇文章没有什么重要,而且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语言方面,混乱处比比皆是。然而它的优点就是把当时正在摸索前进的各种倾向,在象征主义这个语词的周围凝结起来。^①

一种代表历史趋向的新的美学思考尽管有多少弱点,它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凝聚。象征主义这个语词凝结的不仅仅是莫雷亚斯所处的法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倾向。尽管在仅仅五年之后,莫雷亚斯又发表一篇宣言,宣告象征主义已经结束,但“象征主义”这一概念,却显示了对具体历史时间的超越性

^① 见《法国拉罗斯百科全书》(1978年版)“象征主义”辞条。